



春秋胡氏傳纂疏十一冊

刻本

第六

卷十一

五十五葉全

春秋卷第十一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之繇乃事之而厲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莊

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

魯穆十六年

晉獻十八年

鄭文十四年

曹昭三年

何

十三年

秦穆公

任好元年

楚成十三年

宋桓二年

春王正月

公羊

何

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遜

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章欲而季

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於初喪而魯使去声不

告于周據昭七年齊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

至于魯會葬毛伯錫命明年臘喪已畢而不見

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

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

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

之於天者也有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

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

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伯禽問僖公能

父請命于周是亦嘗請命于王矣不書即位何也曰

閔公之薨魯史不告于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公又

見于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僖公之即位

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

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以

於天下之人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

有國者不可不明也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躬之

禮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作曹伯

逐狄人公昔曹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程子傳齊未嘗與大眾

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待事也聶北邢地

也引水經聊城縣東北有聶城按左傳聊攝以東北

三國稱師見音現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

之不速也高氏曰救急不速也陳氏曰救不言言次

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撥狄而

為善遂伐楚次于莒美也民命不速加兵也救

而書次其次為貶求邢次于聶士譏之也後漢書
誰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其次失救道
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比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
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
命下言次雍榆罪叔孫也魯救而書次者三以聶
比救邢次雍榆則譏其法於起敵而救患之不勇也
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法於起敵而救患之不勇也
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不能救矣見聖人之情見矣
其終能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見聖人之情見矣

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聲去攻戰樂音殺入者於
罪為大文惟春秋以用兵侵伐為戒獨至於救患解
現而不救則人道必淪矣關吳氏曰莊三十二年
狄師雖不問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
狄師雖不問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
年冬破衛則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踪踐邢衛之竟二
諸侯次聶比救邢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
之師諸侯遂以師逐邢不能支狄眾清而桓奔就諸侯
亡國惟救邢最力使逐邢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
惟其有聶比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在

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
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也道公羊云邢已亡矣
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道公羊云邢已亡矣
蓋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
為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
其在但使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魯三國君實不
又在但使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魯三國君實不
又云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是齊魯宋魯三國君實不
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公羊云
救不言次言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救者事自如此春救而
不次者有次而救者不及事也非也救者事自如此春救而
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者事自如此春救而
之意也非也若此當貶又云何用知其意乎若當褒則次
非救者非所褒也亦非也次于聶比其刺桓公之意已
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比其刺桓公之意已
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
哉且直言齊師曹伯有向不可先王之制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師也曹何獨無師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遷之師陳儀后同左遷者猶
邢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非其意也遷者猶

儀顛國按全屬順德路邢州也齊師曹師城邢也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安討罪也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
知其為一事也設梁曹是向之師
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
自遷為文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

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有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也
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於夷儀衛遷于帝丘
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為列國故不言其人遷之但言
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

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齊桓公復列三國美
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
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
之安故再叙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
卒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臨川吳氏

日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也不以王命與師
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不以王命與師
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

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
也

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也始緩
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
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彼伐
邢邢文亦受其咎矣國按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
文公不能救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于遷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桓以歸于邾哀姜孫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葬之齊地也齊人取
其言齊人以歸何桓公召而縊殺之設梁曹夫
地故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
諱以夫也其以歸薨之也張氏曰夷齊地也魯
屬益都路

夫人薨不地謂之葬也無常處其曰薨于夷故也何氏曰

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桓公召而殺之也夫入于邦

于歸之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

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何氏曰

誅不阿親親桓公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

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既誅其人又歸其

喪何居音基曾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

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系矣故

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何氏曰

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

于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何氏曰

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

欲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

則曷為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

至何其久也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

許之然後以夫人喪歸于魯桓公得逃致辟而歸益

甚使魯桓公卒方伯之我喪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緡猶

明人倫桓公卒方伯之我喪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緡猶

曰哀姜竊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碯殺厚

義同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

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把

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

祭叔歸舍且賙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

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雖不可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夷人伐鄭

楚稱人浸強也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為進之此

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進之侵莊公十年敗以萬

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于經

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

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去其

猾夏復扶又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

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長兩齊

晉其所由來者漸矣蔡入蔡稱荆來聘始

伐鄭者以其在衆地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

皆以州卒獨來聘稱人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而

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

盟之方猶足以制之也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勅呈反

于榿榿勅呈反榿即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丘縣也楚人伐鄭桓公不遷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

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經書會而左氏言

盟傳謀耳杜氏云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作纓

之戎將歸者也疑戰也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音焉則是志同而

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

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公榿會方退凡此

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也亦戰曰敗敗之者為

主曾未兩月唐公遠以許敗知師不務睦鄰事而之
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唐公之罪矣信曰公受姜氏
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人要而敗之則其責在邾服是成謂邾之於魯本無心
惡信公奔邾則為之外主無故而敗其師其責在魯
切詳經文書公敗邾師以詐戰罪公而不書邾人之
侵則責魯明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敗必
知反○作犁鬻作麗挈女居女加二切信曰公受姜氏
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公羊傳言挈者何莒大夫也○信曰公受姜氏
其言獲向也惡公子之給也信曰公受姜氏
皆曰獲魯○按鄆在
今濟南路歷城縣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
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書

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于偽是與師

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

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

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去此強國之事非王者

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信曰公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

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

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

日之所以深責之也獲挈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

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信曰公受姜氏
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公羊皆謂季友之獲

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皆謂季友之獲
書未有以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皆謂季友之獲
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
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
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信曰公受姜氏
非卿也何獲之也○信曰公受姜氏

其非... 誣也... 季友... 將... 之... 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以不稱... 誣也... 子... 也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 反扶又入

宗廟矣書孫... 遜于邾... 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

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

齊不去... 氏者受於魯... 之受葬... 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

上之行為不於死焉... 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

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 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不可通乎... 春秋是也... 絕之矣... 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 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 而葬之可也... 討母也此而... 迎之時... 夫張氏曰... 秋於其夜至而... 姜得罪於先君... 也夫... 公為伯主... 所取則非... 譏齊桓... 魯傳... 惠王十一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惠

五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楚丘而封諸侯城楚丘

孰城也曷為不言城也曷為不

下無也然則孰城之有相城亡者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

之何則救之天子無方伯天下諸

也封也則其不言城也何也楚丘

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

邑張氏曰今開德府衛南縣

楚丘以封之朱子謂傳召伯營謝山

諸侯專封也自城爾不書諸侯者

侯也言諸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

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

也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曷為

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

伯償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償

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

諸侯城楚丘

而封諸侯城楚丘

孰城也曷為不言城也曷為不

下無也然則孰城之有相城亡者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

之何則救之天子無方伯天下諸

也封也則其不言城也何也楚丘

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

邑張氏曰今開德府衛南縣

楚丘以封之朱子謂傳召伯營謝山

諸侯專封也自城爾不書諸侯者

侯也言諸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

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

也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曷為

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

伯償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償

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

諸侯城楚丘

而封諸侯城楚丘

孰城也曷為不言城也曷為不

下無也然則孰城之有相城亡者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

之何則救之天子無方伯天下諸

也封也則其不言城也何也楚丘

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

邑張氏曰今開德府衛南縣

楚丘以封之朱子謂傳召伯營謝山

諸侯專封也自城爾不書諸侯者

侯也言諸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

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

也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曷為

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

伯償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償

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

中水序衛為文公徙居建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
姓說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天權而封國也魯僖二十

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
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

天子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
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公羊遷者其

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

詞繁而不殺美救惡也齊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

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
有美詞發揚其事國策不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

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

於常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

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

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
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

義而稱書魯者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
也而獨書魯者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

常道而稱魯者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
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巳矣張氏曰衛雖當封

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
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也高氏曰宋子魚曰

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傳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
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

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諸侯城
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諸侯城

甫城皮期方又曰

名者也其國大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其衰世之意邪外戶不閉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也

以為固易之興也其於中如書城中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

春秋兼盛衰之世而立法如書城中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

之不可全恃如書滅下陽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

自守也張氏曰晉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因

以兵吞晉而謀於士為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

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志輔車相依

之勢反道晉以城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

取下陽而二國卒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

邾之遺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高氏曰不曰虞

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眾以凌虐也取邑而言滅

者下陽虢之師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殲其社稷也

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城下陽而

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通鑑曰公羊云夏陽鄭之

邑曷為不繫之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若在

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

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按

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中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傳

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也穀梁傳

言齊宋遠國而言江黃則以其餘為真敢不至也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

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民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

縣黃國在弋陽縣張氏曰江在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

縣貫姓國在今光州定城

縣貫今與仁府濟陰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張氏曰江黃楚與國也荆

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

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史樂毅

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眾未易獨攻

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懼秦連楚

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為上將軍并孔明伐魏申好

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去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

八國之人微盧彭漢人共

為拮君綺反角之勢也諸戎拮之桓公此

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而審

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

者許是盟也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

公服楚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

陽穀之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

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

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

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

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

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

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詳害意

冬十月不雨張氏曰是欲得雨之心也

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

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

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

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

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僖公

不雨

一特即書者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

鄭伯

張氏

曰

不雨

者勤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同其憂喜兩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約窮困之意

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

同也國之亡無日矣文公之書不兩自十二

慢也信公之書不兩歷一月至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

閱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

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

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

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

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

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以百

姓之心為心是故與民同憂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

王事之成也陸氏曰公羊云上

兩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公羊傳此大會也昌

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皆喻乎桓公之

志也陸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隋置陽

穀縣屬魯按今

屬東平路

按左氏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張氏曰去年盟以

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或曰侵蔡次陞音刑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預焉

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

為奇音合以音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陞所謂聚而為

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陞大

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

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去聲此克敵制勝之

謀也退于召音邵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

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陞而二國不會自

為掎音角角之勢明矣

諸侯莫敢不來

大朝諸侯於陽

穀縣屬魯按今

屬東平路

按左氏謀伐楚也

二年楚侵鄭故張氏曰去年盟以

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或曰侵蔡次陞音刑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預焉

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

為奇音合以音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陞所謂聚而為

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陞大

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

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去聲此克敵制勝之

謀也退于召音邵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

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陞而二國不會自

為掎音角角之勢明矣

諸侯莫敢不來

大朝諸侯於陽

穀而末言者都也。末善且謀也。桓公之伐

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而猶未敢言楚人

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會

江黃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

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而勝矣。故師次陘而

楚遂服是以春秋於無障之盟陽穀之會而姜書之。

疾為妻竊疑此當在盟葵丘之下。蓋錯簡耳。孟子

所載五命之詞及穀梁明禁之月略同。所謂障谷貯

穀梁所云孟子云曲防遏糴也。

冬公子友如齊。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

子友如齊。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

何盟于我也。穀梁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

受盟。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魯陽穀是以前定也。

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

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

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

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叔孫昭子之盟。齊侯還之。盟。鄭

則皆結好。叛晉而為晉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

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楚人伐鄭。鄭伯

欲成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楚師三至

于鄭。連年侯伐齊。桓不救。而引叔猶有動我之言。蓋知

于。桓于。費陽穀之會。皆

為。伐。楚。桓。之。謀。故。也。

七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蔡。伯。許。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蔡。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與。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及。輔。周。室。賜。我。先。君。覆。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陘。陵。北。至于。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上下不... 所侵也... 今穎昌府有郟城縣... 齊距楚數千里... 遂者繼事之詞... 而有專意... 而楚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桓公是微... 音... 包裏束也... 茅菁也... 東茅而... 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戰貢... 辰州盧溪縣... 刺而三番... 桓公伐楚... 大義以青之曰... 桓公伐楚... 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正也... 宋子曰... 桓公伐楚...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 齊距楚數千里... 遂者繼事之詞... 而有專意... 而楚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桓公是微... 音... 包裏束也... 茅菁也... 東茅而... 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戰貢... 辰州盧溪縣... 刺而三番... 桓公伐楚... 大義以青之曰... 桓公伐楚... 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正也... 宋子曰... 桓公伐楚...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前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 故夫子執言不由詭道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

必用兵之心故先信... 於夷夏之分於楚... 師桓公不臨楚... 文王之曾桓公... 兵強故可以遂... 其為中國患又... 能率諸侯之師... 如師可謂有功... 管仲復未嘗有... 之法則不奉天... 宗來盟然其與... 方城漢水之對... 伐黃故曾西郟...

著其師有節制用... 不持重而輕進... 又兵之善也... 伐楚不責以僭... 然齊豈遽保其... 次于伯牛襄十... 師次於鄆不惟... 然伐而次者齊... 能救蔡蔡之從... 今考侵蔡蔡之... 於踐于于溫程... 曰過乎于溫程... 民價叛者臣叛... 向有侯也侯屈... 如師... 孫子云百戰百... 不特重而輕進... 又兵之善也... 伐楚不責以僭... 然齊豈遽保其... 次于伯牛襄十... 師次於鄆不惟... 然伐而次者齊... 能救蔡蔡之從... 今考侵蔡蔡之... 於踐于于溫程... 曰過乎于溫程... 民價叛者臣叛... 向有侯也侯屈... 如師...

是怒而發殆不然也真遂代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為蔡姬卒哉桓之侵蔡為私

夏許男新臣卒

穆公也子業嗣是為僖公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據成十三年書

襄十八年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在會則稱會據定四年書杞今許男

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

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柩棺

尸者歲一漆之見檀出疆必載柩見曾卒于師曰師

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

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

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燕而後有淫祀

非望之感秦始皇此說是也本劉氏夫知生死之說通

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檀

弓則無求矣通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

屬類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亦非也當

死于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亦非也當地不當也

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喪桓公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

師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

曰君惠以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完及以楚國方城以爲城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楚大夫曰
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其不
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稱使權在完也范氏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六惟未
節齊遂得與盟陸氏曰楚子來盟于師嘉服義也屈
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正義伐楚楚來盟于召陵
日書來盟于師見桓公以正義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
乞盟于師也高氏曰曰來盟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
序桓績也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桓
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

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
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古
反與同好去聲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去聲其戰勝攻克則
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去聲
氏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何氏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
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已力之餘而加人故不多齊
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
能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
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
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
緼委粉而春秋美召陵是也法言曰緼亂也桓公會
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
盟以觀齊觀齊之盛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楚大夫曰
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其不
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稱使權在完也范氏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六惟未
節齊遂得與盟陸氏曰楚子來盟于師嘉服義也屈
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正義伐楚楚來盟于召陵
日書來盟于師見桓公以正義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
乞盟于師也高氏曰曰來盟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
序桓績也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桓
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

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
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與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
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
桓公之禮義而服楚也張氏曰來而不書楚者春秋待
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
屈完則一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
公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
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
二百四十年甚盛之幸也愚按盟于召陵與會于蕭
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盟與鄭伯之會
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
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國佐不言來
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婁稱及國佐盟而書日則非
亭績也袁僑如會及袁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勝於
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兩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惡其
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荆楚
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績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

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譏
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
侯既盟又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
春秋備書以貶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使
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
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也自春秋之
齊桓人執陳轅濤塗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
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罪屢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表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
軍之道也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
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侯而不得為伯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也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
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
其師而執濤塗古人欲其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
侯也其人執濤塗何也於是嗟然外齊侯也杜氏曰濤塗陳
大夫也濤塗何也桓公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濤
塗其惡可知也桓公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濤
塗見春秋之罪答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
侵陳見春秋之罪答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

今師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在氏說是不言其人

江人黃人伐陳及之者何內師也程子傳齊命也

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

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

不可無魯主兵也魯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

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城偃陽遂也然求之一經書法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范氏曰楚強莫能伐故以先事致其

大事何氏曰公出三時危公之夕臨川吳氏曰公與齊

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

久役之勞也晏氏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召

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欵諸書至或以前

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滕而序

書者曰湯歸自奄蓋以滅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

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

故耳陸氏曰公羊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

有不可通者不足信也

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茲叔牙子茲叔牙子

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

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

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見先知篇言政

惡則人厭苦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

命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齊桓伐楚雖美而御師不

整故不敢令徑劉氏曰齊桓之不可為周公亦明矣

責於桓公也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

曰管仲之器小哉殊方楚人未帖服也而齊以

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博遠國之
信按兵于陜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
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玉德而
管氏為玉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父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父而
遽歸也南軒張氏曰五伯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為而
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卒旋踵
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父父之而不歸
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愚按朱子集註謂竊
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真與此不同楚方受盟
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見孟子曾可厚以

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

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劉焉傳曹操擊劉表

操得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

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五代史高季興出家

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

而夫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率手

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見易蔡氏曰責愈重則憂愈大聖人厚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稱人治在諸侯北杏之後

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丘會稱君伐

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於陞稱

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侵陳者深責之也齊桓怙荆之功一有辟軍之罪既

執其臣道以三國伐之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

無名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

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

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子偽我願之乎張氏曰桓公怒

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况大兵

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

者應之必急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

弦滅而不能救皆怨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

著其罪也後曰侵已甚也濤塗陳氏曰濤塗既執

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非有荆楚暴殄中

國之罪也桓公責強夷甚畧罪弱國甚備非道也

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

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愛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

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

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

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如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

會不伐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

濤塗謀遊軍道以紓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

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獨狂妄

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墮而驕盈之域由其器

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

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

不與於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

不能大挫強楚之熾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

不暇而桓之霸侵衰矣惜哉春秋於伐楚也爵以褒

之於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賤之其著義明矣高氏曰

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

國皆賤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與公孫帥師者而公孫

不勝誅也陳氏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

帥師言攻宋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公孫

牙

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公孫茲帥師會
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丙 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三十一年 晉獻二十二年 衛文五年 蔡穆

齊姜生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戎狐姬生重耳小
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獻公欲以驪

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蕪十

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公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
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夫祭于曲沃

婦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
地地墳與公大斃與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

焉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絳君必辯
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彼

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益于新城姬遂請二公子曰皆

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齊傳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 **何氏曰** 據鄭殺其

甚之也 **何氏曰** 甚惡殺親親也 **啖氏曰** 稱晉侯言申

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

申生以驪姬之請自殺宋淫以伊戾之請自殺直稱

君殺而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乃旦愛父以

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

仁之賊也 **陸氏曰**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有

國以大亂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 而目晉侯斥殺

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

子配適下同亂之本也 **左傳** 閔二狐突諫曰云云 **家**

變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

餘子先升木之徒... 爲避禍之謀不待歸... 寵奚齊卓子變亂本成矣尸也... 此者其誰乎是故目... 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 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 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 日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 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 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所謂爲人父而... 蒙首惡之名者此矣高氏曰諸侯世子皆誓於天子... 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 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况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 則無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所以深罪其聽讒而以... 忍殺其子也觀采苓之詩蓋可見其好聽讒矣... 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 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補便仔傳健行有... 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 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矣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

事充与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白... 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 皇后發武庫兵斬充与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 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鈞弋之... 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爰少... 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悲夫愚按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称国或称人... 推晉侯殺中宋公殺座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 称国不称人而直称君以爲獨其君之罪也傳十六... 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 得其罪則不書

把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與其子俱來朝也... 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把伯姬失夫之道矣以朝其子也

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把伯姬失夫之道矣以朝其子也... 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把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右傳曰無父婦寧猶曰不可况非禮之子時年十歲左... 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

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以其子爲魯之甥故使之至魯就令其父行朝禮是年

以其子爲魯之甥故使之至魯就令其父行朝禮是年... 以其子爲魯之甥故使之至魯就令其父行朝禮是年

不救為會主故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

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晉制皇太子在三格下宋升太子在三格

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自天王

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

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扶問反義也

曰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天尊

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

敬則貴有常尊宣十二隨武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

祇音支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

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王娶陳媯為

后生太子鄭及叔帶爰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

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因本絕亂階也陳氏

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

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

侯所以定也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高氏

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謂議之於

朝觀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

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子曉然皆知出

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

其私而世子終不可易矣此齊侯之志也愚按王世

子桓定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

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

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

能強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

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

會是世子外交霸國以齊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

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

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

命而不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

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欤蓋襄王

之為世子實惠王命之為世子也桓以諸侯會出

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

其位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太子

子踐阼新君即位由阼階三是為襄王二舉而父子

君臣之道皆得焉會首止以定其位所以明父子之

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

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共尊世子為天下之端

以申明父子君臣之道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

去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皮寄髮左衽而審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

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

者也戴世子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故方伯者察

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

之義卒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率其義既

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正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

以美之盧氏曰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

于首止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

盟也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

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加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

與焉則是所以不敢盟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

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為

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

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備者由致王

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會而

後盟間有事書諸侯盟于某非間有事也亦書諸侯

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事也此再書諸侯則王世子不與

其位

太子

是為

舉而

父子

皆得

焉

故夫

子稱

之曰

管仲

相

倫不

使王

太子

列於

諸侯

而殊

會之

所以

明君

臣之

端

以申

明父

成而晉伯... 事異而文... 施之宋... 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鄭伯逃歸不盟

楚輔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曰君不
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
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事有惡者不與音預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

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平丘之盟上要天子之

篡弒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乘示威於諸侯則無
忠信誠懇之意又信邪莒之訴而絕魯使不與盟則

足恥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眾不

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

曰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逃義曰逃趙氏曰斥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

所喪息浪反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

會非王志也王惡去聲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

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

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音名分

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扶問之中而

當夫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

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會諸侯衰世之事也而春秋與之者是

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

曰君能制命

為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

變辭之於父子娶妻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者湯武

之於君臣臣不當放桀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絕湯周
公之於兄弟周公誅管蔡為天下致討不得私其兄
弟皆馭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
逃鄭伯馭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
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張氏曰桓
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約
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臨川吳
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
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高氏曰齊侯以
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會王世子
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幸也當是時諸侯
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變孽之幸也私棄理義之正
撫鄭從楚其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
服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總踰年而惠王已尊鄭
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
宰實有以啓之也國君而曰逃歸之也何賤
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願貉之會麋子逃歸不書厲

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
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辭嚴矣愚按君之
逃惟首止于鄆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道梁
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魯逃來於此
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
書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劉氏曰**公羊云其
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
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尔不知鄭伯本自當盟
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歸則嫌
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滅中國左傳楚鬬穀於菟滅

於齊皆弦也弦子特之而不事楚又江黃道桓方
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軼縣
東南梁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按光州今
屬汴梁路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
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弦以爲寇中國之叛也
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顧以當齊桓雖
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是此窺見王懷愛叔
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幸遂因王問鄭而師師滅弦叔
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
故不紀也黃弦同壤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

始在公不能救弦以晉救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
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
橫與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 ○九月戊申朔
十年狄滅温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
伐魏宮之奇諫曰魏宮之

表也魏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
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魏之謂也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晉侯圍上陽
滅魏魏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及其大夫井伯以賂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虞已滅
矣其言執之何不与滅也曷為不与滅者亡國之善
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
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
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魏之相救非相為賜
也今日亡魏而明日亡虞矣程

子傳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
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左傳言滅者臣子與君戮
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

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
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
紆粉於晉父矣左傳時虞已包裏屬於晉
反左傳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乎虞民信矣左傳從晉命而執其君
猶眾執獨夫耳通旨書晉人執虞公眾詞也虞公書
爵而不名深著其罪所謂美惡不嫌
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左傳
則后虐我則雖獨夫受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左傳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
下執之之詞也左傳臣民皆稱公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
凡三公非爵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并而同歸蓋春秋
所踐左傳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
晉人執之若執一夫何氏曰稱公者奪正爵
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奪是滅而不
能死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平庵與氏曰虞
有也

若夫虞公地之緼

晉命行

其曰晉人執之者

猶眾執獨夫耳

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

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

下執之之詞也

其以諸侯之義而盟之亦皆于上而討之於下圍伐之文
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春秋曰新城鄭新密今榮陽
密縣屬鄭密縣屬鄭今休梁路鈞州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圍許以救
鄭諸侯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冬公至自伐鄭鄭
向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音邵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

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振槁然若擊枯葉之

也易圍而不舉有遺去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

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傳

凡矣伯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

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傳

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綬冠而往

救之者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救許其憤兵之無
救鄭而非他國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此與致伐楚
踰三時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
之圍釋鄭曰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為師而
義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傳楚人圍許而
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夏父伐楚救許異者不子
楚人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重辭比事之法求之
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下書諸侯救許則楚
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
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
其逃翼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
踐也晉文之圍許也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
計也晉文之圍許也與五伯之功豈謂是哉河氏曰
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義無擇於國與邑也
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無擇於國與邑也
趙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之為義無擇於國與邑也
許男面縛許男面縛師亦退許有懼乃隨蔡侯為城國之
孔平許男面縛師亦退許有懼乃隨蔡侯為城國之

如是曰... 常與諸... 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威 惠王二十七年 齊桓三十二年 魯文二十二年 曹獻二十四年 齊昭九年 齊宣四年

殺其大夫申侯 春秋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城其賜邑將以叛也 申侯由是得罪 夏鄭殺申侯 以說

于齊且用陳轅之壽塗之 諸侯使行曰 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

免我死於女必速行無適小國 將不女容焉 既葬出奔鄭

又有寵於厲公 子文聞其死也 曰古人有言曰 知臣莫

若君弗可改也 已公羊傳稱國也 殺者君殺大夫之辭

鄭大夫 稱國以殺大夫 殺無罪也 臨川吳氏曰 申侯

將去 卑師少稱人 自齊師城譚以後 非君將皆稱聲

罪致討曰伐鄭伯 晉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

故桓公復 扶又治之 力足以制之不煩 諸侯也 孔叔

言於其君 請下齊以救國 鄭伯曰 吾知其所由來矣

姑少待我 傳於是殺申侯 以說于齊 稱國以殺者

罪累 劣為上也 本穀梁僖十年傳 河內曰 上下皆失

責及其 不知自反 內忌聽讒 而擅殺其大夫 信失刑

矣 首止之盟 齊與問罪 之師鄭服 逃盟之罪 則齊師

息矣 今不自下 齊而乃歸罪 於申侯 蓋信讒而類如

申侯者 其見殺 何也 專利而不厭 於益 則足以殺其

身而已矣 殺申侯 申侯雖不常誅 其貪後爭 欲亦有

以取之 張氏曰 傳戴轅壽塗 諸申侯之事 蓋不可信

而言由 天自楚奔 鄭理或有之 惟守侯不忘 故國所

王命也。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
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
也。重是盟也。鄭氏曰：逃曹地。交際鄭氏曰：逃水出西羌
中北至抱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
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
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
者直書曰來。隱元祭伯來以私好去聲出聘者不稱其使。莊
十三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文三王子虎卒不
定四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
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音現矣。尊君

之義明矣。何氏曰：街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
故尊序於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未知其得與否也。保得之辭始而逃歸今則乞盟

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鄭氏曰：鄭世

齊桓王會而先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八佾以舞大夏

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以勳勞

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

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

指先王言履先王之位則可行故雖禘大

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穆穆之容也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

亂名犯分扶問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

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

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

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

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

自此以後則浸以解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

也愚按文定說微與朱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則誠借禮之意在其中矣用者不宜用

也致者不宜致也禮氏曰誠禘夫人者風氏也初成

風聞季友之繇直救遂事之而屬章欲僖公焉故季

子立之公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音秘又生而

命之氏見十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

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禮氏曰夫

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体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年其父礼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

其母是妾不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

氏其貶深矣圖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

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

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替死而使之配此所

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

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

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

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孫氏曰帝天子大

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

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

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

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去

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人不氏明

其為妾无當尊之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

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

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相母事之

以夫人之端也高氏曰明堂位言魯君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今用七月失禘之時矣而雜記載

孟獻子之言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故七月而

禘獻子為之也獻子此時未見於經要之改用七月

者出於後人之私意耳用致夫人者言不當用禘而

致夫人也愚按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魯夏

成風以妾歸皆以妾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贏襄公致定姒

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

立妾也于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猶存也趙氏曰

人喪禮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

為妻也蓋脅于齊媵之先至者按若娶于齊則不當

媵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既人受脅而

立齊媵圖氏曰穀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

辭也近之矣未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

之辭也左氏云凡夫不為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穀梁

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不為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穀梁

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

寢亦苟謂四者不備不致於廟設令夫以歸寧而死

亦將不致乎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妾母成之為夫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人自元年禘于大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

廟見 亦姜氏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夫王崩惠王也 在位二十五年 卅子

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 今年歲終乃崩也 趙氏曰

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 襄王惡人叔之亂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泚 謀王室也 襄王定位而後

發喪 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 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

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癸 九年齊桓三十五 晉獻二十六 衛文九 蔡穆二

成四年 宋桓二十一 鄭文二十一 曹共二 陳宣四十二 杞

人殺 作御說音悅 桓公在位三十一年 卅子茲父嗣是

為襄公 左傳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 故曰子殺

孤無外事 今背殯而出 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張氏曰喪

僅踰時比之以嘉禮行而 爵者均為非禮 所謂百步

五十步之間耳 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 公

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 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

子獨言公侯亦誤也 公羊曰不書葬為襄公諱 按不葬

者魯不會爾為襄公諱有何義乎

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將下拜 孔曰且脩好禮也

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 齊侯將下拜 孔曰且脩好禮也

子使 孔曰以伯舅 耄老加勞 賜一級 無下拜 對曰天威

不遠 顛咫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 恐貽越于

下以 遺天子羞 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 公羊傳 宰周公者

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 天子之宰 通乎四海 猶子

傳 天子之宰 與世子 禮異 故不殊會 趙氏曰 陳留外黃

縣 東有葵丘 張氏曰 宋地 今開封雍丘 縣周公食采於

周扶風雍縣 東北周城是 愚按 葵丘今屬汴梁路 睢州

縣考城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 趙氏曰 宰官周采

宰兼為三公者 古者三公無其人 則以六卿之有道

者上兼師保之位 冢宰或闕 亦以三公下行 端揆之

職 禹自司空進宅 可揆 又曰作朕股肱耳目 四岳有

能奮臣作朕股肱朕耳目之司伯禹作司空治國
帝曰臣作朕股肱朕耳目之司伯禹作司空治國
官禹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百揆者揆度庶政之
三公後出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是以宰臣上兼

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謂周禮
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
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去聲也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

海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
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謂進而為三公

伯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畿甸非王世子貴有常
尊之可比矣公春秋是天子也王世子貴有常

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宰周
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宰周

相之職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初
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此以謀

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
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為盛宜

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春秋書冢宰者四
寵妾斜聘大賤皆賤而名之也春秋書冢宰者四

以氣宰兼三公而修聘事於諸侯則亦過矣惟宰孔
出會諸侯矣主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室而且

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
不敢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於王之會而

昭而人之尹武公單襄公之盟柯陵單頃公之盟雞
澤劉獻公之盟平丘皆有愧於宰孔矣然惠王之喪

於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致冢宰于
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
可辨過欤抑會葬既畢而修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欤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許嫁字而并之死則以成人之喪

治之曰不以殤禮降者當為諸侯夫亦成人之喪
及嫁大夫公子大夫則不書獨杜氏曰嫁為夫人則繫
同及嫁大夫公子大夫則不書獨杜氏曰嫁為夫人則繫

子嫁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服以下則為之服蓋諸侯
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

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

何振然矜之也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

牲而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

與國事穀梁傳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平聲辭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去聲已上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

穀梁傳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本孟是故會盟同地而

再言葵丘美之也朱子語如葵丘之會召陵觀孟子

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載襄王之事信矣

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係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

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

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

矣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日後凡且明周公之不與

盟也愚按桓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敵盟宰

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

于下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

此盟書日穀梁以為美之公羊以為危之襄貶不同

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
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柰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聲
姜肆於寵樂城把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
許伐黃不恤謀部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
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
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
於葵丘之盟書曰者美其盛而憂其衰也但公羊謂
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唯六月曾鹹壯
立皆七國會准八國並舊盟之國寧有九國歟乎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作甲戌詭作侂諸作侂卒獻公也在

皆弑秦納公子○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弑
夷吾是為惠公○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厚在
大夫其若之何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如之以
忠貞其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
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与

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
焉辟之里克殺奚齊于以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公羊傳此未踰年
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
生而立之也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
以爲君則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
國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去靡不
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亦
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亦子也壽立朔而國

子因巫蠱事殺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欲
其寃隋文以讒譖發太子勇左右莫不閉默文武大
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
嫡妾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觀獻公託其子於荀息自
知廢正必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

亦自知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事見史記注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

而大臣殺其子詩大雅烝烝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彜好聲是懿德有法如君臣有義父子有

親是也乃民所執之常性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

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

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

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

彘者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

即位呂后囚戚夫人使人持醪飲之斷其手足去眼

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獨君意立之

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盧氏曰書里克殺

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蜀杜預曰殺其君

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為君春秋不滅之為君

也孫氏曰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

故曰君之子奚齊惡之也陳氏曰遇弒雖未踰年

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糾重耳夷吾而立

其子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

穀梁國人子之義是也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

子以晉獻殺適立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

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

觀矣高氏曰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此

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衛文十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之朝不臣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四朝齊桓惠以篡立而求援也
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夫
下無道惟有與小國朝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
宋衛齊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
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
能與仇而魯朝之辱莫甚焉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
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張氏曰蓋中國之狄滅而
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張氏曰溫今蘇州溫縣周歲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公生
之邑歲內諸侯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
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以此
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歲內之溫豈特王
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蜀杜氏曰弦江黃近楚
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
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
齊桓也通按溫國在今懷孟路孟州溫縣 ○晉里克弑
其君卓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也何也是里

克君之也國氏曰國人不君二孺子而曰弑其君是

圖免難放乎殺申生而克者卍子申生之傳也驪姬

將殺卍子而難乃旦反里克使優施飲於鴆之酒而

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

朝居三旬而難作晉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

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

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

飲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

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

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
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
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
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
克曰吾棄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

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曰而生克見不鄭曰優施告我
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何謂曰吾嘗以中立
不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
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問也今子曰中立
先固其謀也彼有成矣誰以得間里克曰往
言不可及也明日終疾不朝三旬雉乃成 是謂持
祿容身速獻公殺適音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
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
此董子所謂其實為善而不知使克明於大臣之義
義故彼之空言而不敢辭者也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
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
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
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
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

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

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

子克之謂也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為集枯之歌欲

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

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

而先有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

名其弑君之罪朱子語平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

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

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若不變太

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

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
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
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也子之禍備
無逐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

所謂不知其義也之字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劉茶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

有焉有孔父仇牧皆累也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之謂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出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謂荀息曰君殺正而謂信矣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謂荀息曰君嘗訊臣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弒而死於難乃且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

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通旨問聖人取其受獻公之屬穀梁以戰駝為惡宋何哉曰荀息受命傳幼子卓

見弒而死難是不食其言猶足取爾無虧居長又立乎其位宋襄奉少奪長以從齊桓不正之屬所以深惡之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謂荀息為獻公傳其庶孽使殺正嫡不能諫正**朱子

敢諫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

牲軟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論而君子以信易生詩兔爰序**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不

死節書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一子之立國人

寄以諫其君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也愚按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強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止於正色而主於朝委身以摧勅敵者固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卒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為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同徒兼侍中受人乎故託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晉祖託孤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齊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殿以伐戎非用入之道也愚按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維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大夫里克

公思父王子黨會齊盟盟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向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公羊傳里克則執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然矣立惠公則惠公易為殺之惠公曰尔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尔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殺梁傳稱用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仲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申生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勿服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

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己以是殺克故

不以弒君之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于為反

弒者為重聲平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之也則謂克曰

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

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
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
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
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傳語則克必再拜而
死不復反扶又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
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前諫里克
謂象嗣不可使將君子稱其善乎父子之間後殺奚
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
國大亂者五世繼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其君
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難明也凡弑君者皆賊也
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弑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
夫又與州吁無知為比乎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大
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也里克弑二君其罪
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詞伐

罪以計里克弑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
曰晉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外賂秦
伯內賂里克平將以求入則里克之弑意公心所利耳
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私憾而
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教
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毅梁所謂懷惡而
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前其大夫哉衛
侯術許政由甯氏真遂弑衛侯得入惡喜之專塚
殺之夷吾術之賂里甯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
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馬氏曰夷吾
初許賂秦與里平而得立既立皆內外之賂又恐其
復召重耳以為己害故殺里克以自衛本非討罪之
意故以專殺大夫例書之明其託不得已而殺之也
朱子語書晉殺大夫例書之明其託不得已而殺之也
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
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
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
其意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陳氏曰討賊不言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也若見焉自宋萬而
魯桓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
不武君無討者况載再見猶夫人也若里克甯喜殺

以他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入而已矣雖然有首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奪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為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
夷曰公羊云曷為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踰為文公諱也按此不知

秋七月○冬大雨雪兩于付反雪公作霽公羊傳何以

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

壬襄王十有一年桓三十七晉惠二備文十一秦穆十四也成六宋襄二秦**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平補泄

晉侯使平鄭聘于秦且請緩賂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

莫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

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芮曰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初宰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

賈華叔堅雖欲累虜特官山祁皆里平之黨

也平豹奔秦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

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秦伯出晉君

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然鄭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

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稱國以殺國君大夫

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

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

其國也言多忌克難哉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

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平鄭

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平

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也鄭父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鞞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晉甲又而傳止於鄭晉甲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

會為大雪信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忽而更

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何休曰大雪者

不恤民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女

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章欲詞比毗志事直書

于策而義自見音者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

非禮也參譏之也夫入齊侯之女也歸

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

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其所以存亡不救徐救不

力繼肆浸淫日長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

始矣周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

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

戰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

婦人則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

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

知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實在於此齊襄衛宣汙染之

習為之一掃度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

而驕乃復與信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

氏此稱及則信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

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曰

也禮○冬楚人伐黃楚貢楚人伐黃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

會為大雪信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忽而更

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何休曰大雪者

不恤民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女

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章欲詞比毗志事直書

于策而義自見音者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

非禮也參譏之也夫入齊侯之女也歸

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

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其所以存亡不救徐救不

力繼肆浸淫日長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

始矣周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

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

戰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

婦人則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

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

知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實在於此齊襄衛宣汙染之

習為之一掃度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

而驕乃復與信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

氏此稱及則信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

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曰

也禮○冬楚人伐黃楚貢楚人伐黃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

會為大雪信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忽而更

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何休曰大雪者

不恤民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女

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章欲詞比毗志事直書

于策而義自見音者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

非禮也參譏之也夫入齊侯之女也歸

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

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其所以存亡不救徐救不

力繼肆浸淫日長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

始矣周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

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

戰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

婦人則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

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

知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實在於此齊襄衛宣汙染之

習為之一掃度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

而驕乃復與信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

氏此稱及則信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

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曰

也禮○冬楚人伐黃楚貢楚人伐黃

國慕義背佩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子春秋之所取也反皮寄兵城守更平聲歷三時冬據是

黃明年夏滅黃告命已至而援去聲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

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

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黃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

病桓公也以貫之監陽毅之會徒以亡其國且

母念母荒四夷來王桓公念荒之心見於陽毅之會

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賂真如

事天子之禮黃氏曰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

於亡也愚按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

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

卒則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攘夷狄者皆解怠

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

戒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二年當僖公十

春秋卷第十一

五年則黃氏曰仲諫正公以黃氏曰廣而不從黃氏曰說有



18

